

主 道

【原 文】

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形名参同，君乃无事焉，归之其情。故曰：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故曰：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智去旧，臣乃自备。故有智而不以虑，使万物知其处；有贤而不以行，观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尽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贤而有功，去勇而有强。群臣守职，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谓习常。故曰：寂乎其无位而处，濇乎其莫得其所。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贤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穷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此之谓贤主之经也。

【译 文】

道，是万物的本源，是非的准则。因此英明的君主把握住这个本源，就可以知道万物的由来；研究这个准则，就可以知道成败的根源。所以君主要用虚静的态度来对待一切，让名称由它自己所表达的内容来规定，让事情由它自身的实际情况来确定。排除嗜欲成见，才能了解事物的真情；保持内心的清静，才能了解行动的善恶。陈述政见的自己会有一套主张，处理政事的自己有具体表现，只要他们的主张和表现经过验证相合，君主就可以无所事事，而使事物回复它们的真情。所以说：君主不要显露自己的欲望，如果君主显露出自己的欲望，臣下就会精心粉饰自己；君主不要表现自己的意图，如果君主表现出自己的意图，臣下就会表现出假象。所以说：君主摒除自己的爱好和憎恶，臣下就会露出本来面目；君主摒除个人的智慧和成见，臣下就会自知戒备。所以君主有智慧

也不用思虑,使万物各自处在本来的位置;有才能也不用施展,要观察臣下言行的依据;有勇力也不用逞威风,要使群臣尽力发挥他们的武勇。所以君主不用智慧却更加显得明智,不用才能却更会取得成效,不用勇力却更能变得强大。群臣坚守自己的职责,百官都有固定的法度,君主根据臣下的才能使用他们,这就叫做遵循常规。所以说:清静啊!君主好像没有处在君位上;空旷啊!臣民没有谁能确定他的所在。明君在上面无为而治,群臣在下面诚惶诚恐地尽职。英明君主所用的“道”,要使有智慧的尽量提供他们的谋虑,君主根据他们的谋虑决断政事,所以君主的智慧是无穷的;使有才能的进献他们的才能,君主根据他们的才能任用他们,所以君主的才能是无穷的;有威就君主就获得贤名,有过错臣下就承担罪责,所以君主的名望是无穷的。因此君主不贤能却可以做贤人的老师,不聪明却可以做智者的君长。臣下付出劳苦,君主享受成就,这就是贤明君主治国的常法。

【原文】

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暗见疵。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变勿更,以参合阅焉。官有一人,勿令通言,则万物皆尽。函掩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绝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谨执其柄而固握之。绝其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不谨其闭,不固其门,虎乃将存。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贼乃将生。弑其主,代其所,人莫不与,故谓之虎。处其主之侧,间其主之忒,故谓之贼。散其党,收其余,闭其门,夺其辅,国乃无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测,同合刑名,审验法式,擅为者诛,国乃无贼。是故人主有五壅:臣闭其主曰壅,臣制财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义曰壅,臣得树人曰壅。臣闭其主,则主失位;臣制财利,则主失德;臣擅行令,则主失制;臣得行义,则主失明;臣得树人,则主失党。此人主之所以独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

【译文】

君主所掌握的道,不能被臣下观测,运用道的时候,也不能被臣下察觉。君主要保持虚静无事的态度,以隐蔽的方法察看群臣的过失。看到了好像没看到,听到了好像没听到,知道了装作不知道。君主知道了臣下的言论以后,不要予以变动更改,而要用验证

比较的方法考察他们的言论是否与实际相符。每一个官职只有一个人任职，不要让各位官员串通消息，那样一切事情就全都露出实情。君主掩盖起自己的形迹，隐藏起事情的苗头，臣下就不能推测到他的心意；君主摒除个人的智慧，不用自己的才能，臣下就不能揣测他的真情。君主要坚守自己的意志去考查臣下的言论是否与实际相符，谨慎地抓住国家的权柄并且牢固地掌握它。杜绝臣下的窥伺，破坏臣下的欲念，不要让群臣贪求君主的权柄。如果不谨慎地留心门闾，不牢固地关好大门，恶虎就将潜入。如果不谨慎对待自己的行事，不掩盖自己的真情，奸贼就要产生。敢于杀掉他的君主，篡夺君主的权位，没有谁不畏惧顺从他，所以称他为恶虎。侍奉在君主的左右暗中窥伺君主的过失，所以称他为奸贼。君主如果粉碎奸臣的集团，逮捕奸臣的余孽，封闭奸臣的私门，铲除奸臣的帮凶，国家就没有恶虎了。君主的道大到不可估量，深得不可探测，考核臣下的行为与言论是否一致，考察和检验群臣的活动是否合于法度，擅自妄为的就予以诛罚，国家就没有奸贼了。君主有五种受臣挟制的蔽塞：臣下遮蔽了君主的耳目，是第一种蔽塞；臣下控制了国家的财利，是第二种蔽塞；臣下擅自发布命令，是第三种蔽塞；臣下得以窃行君主的恩泽，是第四种蔽塞；臣下得以培植私党，是第五种蔽塞。臣下遮蔽了君主的耳目，君主就丧失了实际上的名位；臣下控制了国家的财利，君主就丧失了财利收入；臣下擅自发布命令，君主就丧失了控制的权力；臣下得以窃行君主应施的恩泽，君主就丧失了明智；臣下得以培植私党，君主就丧失了拥戴他的党徒。这些权柄都是君主自行掌握的，而绝非臣下可以把握的。

【原文】

人主之道，静退以为宝。不自操事而知拙与巧，不自计虑而知福与咎。是以不言而善应，不约而善增。言已应，则执其契；事已增，则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赏罚之所生也。故群臣陈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诛。明君之道，臣不得陈言而不当。是故明君之行赏也，暖乎如时雨，百姓利其泽；其行罚也，畏乎如雷霆，神圣不能解也。故明君无偷赏，无赦罚。赏偷，则功臣堕其业；赦罚，则奸臣易为非。是故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

疏贱必赏，近爱必诛，则疏贱者不怠，而近爱者不骄也。

【译 文】

君主的道，以“静退”作为最宝贵的东西。不亲自操劳政务就知道臣下办事是拙还是巧，不亲自谋虑政事就知道臣下的谋虑得福还是得祸。所以君主不必发表意见，应让臣下很好地提出政见；不必规定事情应该怎样做，应让臣下做出更多的事情。臣下提出了政见以后，君主就像拿着刻契一样对臣下加以考核；臣下做出许多事情以后，君主就像拿着符节一样对臣下加以验证。如同验合符契一样，验证臣下的言行是否相符，就成为制定赏罚的根据，所以臣下陈述自己的主张，君主根据臣下陈述的主张交给他们适当的事情，根据交给他们的事情责求应有的功效。取得的功效与交给的事情相当，所做的事情与陈述的主张相符，就给予奖赏；取得的功效与交给的事情不相当，所做的事情与陈述的主张不相符，就加以惩罚。英明的君主的道，不容许臣下陈述主张而不得当。所以英明的君主施行奖赏的时候，温润得就像及时雨一样，百姓都蒙受他的恩泽；他施行惩罚的时候，威猛得就像雷霆一样，即使是“神圣”也不能获免。因此明主不随便给予奖赏，不任意免除刑罚。随便奖赏，有功之臣就会对他们的工作松弛懈怠；免除刑罚，奸佞之臣就容易为非作歹。所以如果确实有了功劳，即使是疏远卑贱的人也一定给予奖赏；如果确实有了过错，即使是亲近宠爱的人也一定加以惩罚。对疏远卑贱的人有功必赏，对亲近宠爱的人有过必罚，那么疏远卑贱的人就不政懈怠，亲近宠爱的人就不敢骄做了。

有 度

【原文】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庄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齐以亡。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袭涿、方城，残齐，平中山，有燕者重，无燕者轻；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赵救燕，取地河东；攻尽陶、魏之地；加兵于齐，私平陆之都；攻韩拔管，胜于淇下；睢阳之事，荆军老而走；蔡、召陵之事，荆军破；兵四布于天下，威行于冠带之国；安釐死而魏以亡。故有荆庄、齐桓公，则荆、齐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则燕、魏可以强。今皆亡国者，其群臣官吏皆务所以乱而不务所以治也。其国乱弱矣，又皆释国法而私其外，则是负薪而救火也，乱弱甚矣！

【译文】

国家没有永久强盛的，也没有永久衰弱的。执行法制的君主强劲有力，那么国家就强盛；执行法制的君主软弱无力，那么国家就衰弱。楚庄王兼并了二十六个国家，扩大疆土三千里；庄王弃国身亡，楚国便因此衰微了。齐桓公吞并了三十个国家，开拓疆土三千里；桓公弃国身亡，齐国便因此衰微了。燕襄王以黄河为国界，以蓟为首都，又以涿和方城为外围屏障，攻破齐国，消灭了中山，得到燕国支持的国家威望就高，没有得到燕国支持的国家威望就低；襄王弃国身亡，燕国便因此衰微。魏安釐王攻打燕国，援救赵国，夺取了黄河以东的土地；完全攻占了定陶、卫国的领土；对齐国用兵，占领了平陆这座大城市；攻打韩国夺取了管地，在淇水边取得胜利；在睢阳进行的魏、楚战争中，楚军因长期作战而疲惫便逃跑了；在上蔡和召陵的战役中，楚军被魏国击溃；魏国的军队遍布于天下，威风传扬在中原发达的国家，安釐王一死，魏国便衰微了。所以，只要用楚庄王、齐桓公，那么楚国、齐国就可以成就霸业；只要有燕昭襄王、魏安釐王，那么燕国、魏国就可以强大。现在这些

国家都趋于衰微，就是因为它们的群臣官吏都一心去干那些使国家混乱而不使国家安定的事情。这些国家混乱衰弱了，群臣又丢弃国法私与外国结交，这就如同是背着干柴去救火，国家会更加混乱衰弱。

【原文】

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故审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则主不可欺以诈伪；审得失有权衡之称者以听远事，则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轻重。今若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若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用于法。故官之失能者，其国乱。以誉为赏，以毁为罚也，则好赏恶罚之人，释公行，行私术，比周以相为也。忘主外交，以进其与，则其下所以为上者薄矣。交众、与多，外内朋党，虽有大过，其蔽多矣。故忠臣危死于非罪，奸邪之臣安利于无功。忠臣之所以危死而不以其罪，则良臣伏矣；奸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则奸臣进矣。此亡之本也。若是，则群臣废法而行私重，轻公法矣。数至能人之门，不一至主之廷；百虑私家之便，不一图主之国。属数虽多，非所以尊君也；百官虽具，非所以任国也。然则主有人主之名，而实托于群臣之家也。故臣曰：亡国之廷无人焉。廷无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务相益，不务厚国；大臣务相尊，而不务尊君；小臣奉禄养交，不以官为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断于法，而信下为之也。故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弊，败者不可饰，誉者不能进，非者弗能退，则君臣之间明辩而易治，故主讎法则可也。

【译文】

因此现在这个时代，能够除去奸私之行而实施国法的国家，百姓就安宁，国家就太平；能够除去谋取私利的行为而实施国法的国家，就兵马强壮敌人弱小。所以，审察得失时执行法律规章的君主凌驾在群臣之上，那么君主就不能被臣下用狡诈虚伪的手段欺骗；审察得失时善于衡量事物轻重的君主听取远方的事情，那么君主就不会被臣下用事物的真假所欺骗。现在如果仅凭声誉来选拔人才，那么臣下就会背离君主而在下面互相勾结；如果凭朋党关系来推举官吏，那么臣民就会致力于互相勾结而不在乎法律的规定内凭功劳求得任用。所以选用官吏不根据才能，那国家就会混乱。

如果以虚假的名声作为奖赏的依据,以中伤的话语作为处罚的依据,那么喜欢奖赏而厌恶刑罚的人,就会丢掉国家的法度,玩弄个人手段,勾结在一起,互相包庇利用。不考虑君主的利益,在朝廷外拉帮结伙,以推荐自己的党羽,那么为君主出力的臣子就少了。臣下结交广,党羽多,里里外外结成死党,虽然犯了大错,为他掩饰的人却很多。所以忠臣无罪却蒙难冤死,奸臣无功却得到平安与利益。忠臣蒙难冤死,不是因为有罪,那么良臣就会潜伏;奸臣得到平安与利益,不是因为有功,那么奸臣就会爬上去。这就是国家衰亡的根源。像这样的话,群臣就会废除法度而盛行私下推重、轻视国法了。多次去拜见善于结党营私的奸臣,没有一次到朝廷谒见君主;挖空心思地想个人得到什么利益,没有一次考虑到君主的国家。朝廷中的官吏数量虽然很多,但并不尊重君主;各种机构虽然配置齐全,但都不能担任国家大事。这样,那么君主虽然有君主的名义,而实际上却依附于群臣私家。所以我说亡国的朝廷没有尊君治国的臣子。朝廷没有尊君治国的臣子,不是由于朝廷中臣子缺少。私家致力于相互谋私利,不去做有利于国家的事;大臣致力于互相吹捧,而不去尊敬君主;小臣拿俸禄供养私交,不把职务当回事。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君主不在上面用法办事,一味听信臣下随意做事。所以英明的君主用法选拔人才,不凭自己的主观好恶来选拔;用法衡量功劳的大小,不靠主观推测。有才能的人不被埋没,无能的人无从掩饰,徒有虚名的人不予提拔,被非难的人不被免职,那么君臣双方都能明确地辨别是非功过,而国家就容易治理,所以君主使用法就足够了。

【原文】

贤者之为人臣,北面委质,无有二心。朝廷不敢辞贱,军旅不敢辞难;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而上尽制之。为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修头,下以修足;清暖寒热,不得不救;模桡傅体,不敢弗搏。无私贤哲之臣,无私事能之士。故民不越乡而交,无百里之戚。贵贱不相逾,愚智提衡而立,治之至也。今夫轻爵禄,易去亡,以择其主,臣不谓廉。诈说逆法,倍主强谏,臣不谓忠。行惠施利,收下为名,臣不谓仁。离俗隐居,而以诈非上,臣不谓义。外使诸侯,内耗其国,伺其危险之隙,以恐其主,日交非我不亲,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

之，以国听之，卑主之名以显其身，毁国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谓智。此数物者，险世之说也，而先王之法所简也。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威作利，从王之指；无或作恶，从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废私术，专意一行，具以待任。

【译文】

德才兼备的人做臣子，在朝廷上向着北面屈膝跪倒在地，对君主忠心耿耿，没有二心。臣子在朝廷上不敢推辞卑贱的任务，在军队中不敢拒绝参加危险的战事；听从君主的调遣，遵从君主的法度，虚心地等待命令，而不置可否。所以臣子有嘴不用来为私事辩说，有眼不用来为私事察看，一切由君主控制。做臣子的，打比方说就好像手一样，上面用手来修饰头，下面用手来修治脚；遇到冷暖寒热的侵袭，不得不用手护卫；锋利的宝剑逼近身体，不得不格斗。君主不偏袒贤能的臣子，不偏爱为自己卖力的人。所以臣子不到他乡结私交，没有奔走远方的忧虑；尊贵的人和卑贱的人不超越名分界限，愚昧的人和聪明的人都依法受到赏罚而相互平等地生活，这是治的最高境界啊。现在那种着不起爵禄，随便流亡去选择他的主子的人，我不能认为是清廉。欺诈地进说，违反国家的法命，违背君主，强行劝谏，我不认为是忠诚。施行恩惠，给人好处，收买人心来提高自己的名声，我不认为是仁爱。逃避现实，隐居山林，用谎言非难君主，我不认为是节义。出使其他诸侯国，损耗自己国家的利益，趁着国家危险的时候，吓唬他们的君主说，和其他诸侯国结交，没有我就不能亲近；与其他诸侯国的怨仇，没有我就不能解开。君主竟相信了他，听任他处理国家大事，他便趁机贬低君主的名声来炫耀自己，损耗国家的财富来使自己获利，我不认为是明智。上面提到的几种情况，是流行于动乱之世的说法，是先王的法命所摒弃的。先王的法命上说，臣下不要逞自己的私威，不要谋求自己的私利，要顺从君主的旨意；不要违法作恶，要顺从先王的指引。古代太平时代的民众，奉行公法，抛弃谋求私利的手段，集中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一切等待君主的任用。

【原文】

夫为人主而身察百官，则日不足，力不给。且上用目，则下饰观；上用耳，则下饰声；上用虑，则下繁辞。先王以三者为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数，审赏罚。先王之所守要，故法省而不侵。独制四

海之内，聪智不得用其诈，险躁不得关其佞，奸邪无所依。远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辞；势在郎中，不敢蔽善饰非；朝廷群下，直湊单微，不敢相逾越。故治不足而日有余，上之任势使然也。

【译 文】

做君主的如果亲自考察百官，就会感到时间不够用，精力不充足。况且君主用眼睛来考察，臣子就会装饰外观；君主用耳朵来考察，臣子就会花言巧语，混淆视听；君主用思虑来考察，臣子就会夸夸其谈，弄虚作假。先王认为只依靠自己的眼睛、耳朵和思虑这三点是不够的，所以舍弃自己的才能而依靠法度，严明赏罚。先王掌握了要领，所以法令简要而君权受不到侵害。独自控制四海之内，聪明有才智的人不能玩弄欺诈术，阴险浮夸的人不能施展谄媚的口才，奸邪的人就没有什么可以依靠了。臣子虽然远在千里之外，也不敢改变君主的嘱托而随便乱说；权位处在郎中，也不敢隐瞒好事掩饰坏事；朝廷中的群臣百官，都直接聚集各自微薄的力量给君主，不敢互相推诿，擅越职守。所以君主要办的事少得不够做而时间绰绰有余，这是君主运用权势才使它这样的。

【原 文】

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渐以往，使人主失端，东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峻法，所以禁过外私也；严刑，所以遂令惩下也。威不貳错，制不共门。威、制共，则众邪彰矣；法不信，则君行危矣；刑不断，则邪不胜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绳，然必先以规矩为度；上智捷举中事，必先以先王之法为比。故绳直而枉木斫，准夷而高科削，权衡县而重益轻，斗石设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故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缪，绌羨齐非，一民之轨，莫如法。厉官威民，退淫殆，止诈伪，莫如刑。刑重，则不敢以贵易贱；法审，则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则主强而守要，故先王贵之而传之。人主释法用私，则上下不别矣。

【译 文】

臣子侵害君主，就像地形使行路入迷惑那样，逐渐地变化，使君主迷失方向，东西方位改变了，君主还不知道。所以先王设立司

南来正确地判断早晨和傍晚。所以英明的君主使群臣不在法令规定之外随便打主意,也不在法令的规定之内私自给人恩惠,一举一动没有不合法的。峻法,是用来禁止过失、排除营私舞弊行为的;严刑,是用来贯彻命令、惩罚臣下的。君主的威势不能被臣下分掌,权力不能出自君臣两个门户。威势和权力由君臣双方共有,那么各种邪恶的东西就会明目张胆地活动;执行法令不守信用,那么君主就会有危险;执行刑罚不果断,奸邪的人就无法制服。所以说巧匠用眼睛测量也能和墨线一样平直,但是必定先用规矩来度量;智慧极高的人也能很快把事情做得合适,但一定要用先王的法度做标准。所以用墨线来量直,弯曲的木头就要砍削,用准来量平,凸出的部分就要削去,用秤来称轻重,重的就要减些给轻的,使秤杆平衡;设置斗石来量多少,减去多的增加少的,使斗石满平。所以用法来治理国家,合法的就推行,不合法的就弃置。法律不偏袒地位高贵的人,墨线不迁就弯曲的东西。受到法律的制裁,有智慧的人不能用言辞辩解,勇敢的人不敢用武力抗争。惩罚罪过,对大臣也不饶恕;奖赏善行,不遗漏普通百姓。所以纠正上面的过失,追究臣下的奸邪,治理混乱,判断谬误,削减多余,纠正错误,统一百姓的行为规范,没有什么比法律更好了。整治官吏,威慑百姓,打击荒淫懈怠的行为,禁止欺诈虚伪的歪风,没有什么比刑罚更好了。刑罚严厉,地位尊贵的人就不敢轻视地位低贱的人;法律严明,君主就会受到尊重而不会被侵害。君主受到尊重而不会被侵害,君主就会强有力地掌握着治国的关键。所以先王看重它并把它传给后代。君主如果放弃法治而随心所欲地任用臣下,君臣之间就没有区别了。

孤 愤

【原文】

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人臣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非谓重人也。重人也者，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为重人也。智术之士明察，听用，且烛重人之阴情；能法之士劲直，听用，且矫重人之奸行。故智术能法之士用，则贵重之臣必在绳之外矣。是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

【译文】

通晓法治策略的人，一定要有远大的见识，并且有敏锐的洞察力，没有敏锐的洞察力，就不能识破阴谋诡计；能够执行法令的人，一定要坚决果断，并且刚强正直，不刚强正直，就不能矫正邪恶的行为。一般的官吏要遵循君主的命令办理破事，依照法律尽职尽责，这不是我所说的重人。所说的重人，是无视君主的命令而独断专行，破坏法律而使自己得利，损害国家而使私家受益，他们的势力足以操纵君主，这才是所说的重人。通晓法治策略的人，有敏锐的洞察力，如果听信并任用他们，就将识破重人的阴谋诡计；能够执行法令的人，刚强正直，如果听信并任用他们，就将矫正重人的邪恶行为。所以，通晓法治策略的人和能够执行法令的人一旦被君主任用，那么地位显耀的重人就必定会受到法律的惩治。因此，通晓法治策略和执行法令的人同重人是势不两立的仇敌。

【原文】

当涂之人擅事要，则外内为之用矣。是以诸侯不因，则事不应，故敌国为之讼；百官不因，则业不进，故群臣为之用；郎中不因，则不得近主，故左右为之匿；学士不因，则养禄薄礼卑，故学士为之谈也。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饰也。重人不能忠主而进其仇，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烛察其臣，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

【译文】

重人控制着国家关键部门的权力，国内国外就都听凭他们使

用了。因此其他诸侯不借助他们，事情就办不成，所以即使是敌对国家也得颂扬他们；各级官吏要不依附他们，官职就得不到提升，所以群臣都得听从他们支使；郎中要不依靠他们，就不能上朝见君，所以君主身边的侍从都替他们隐瞒罪行；儒生们要不仰承他们，供给的薪水就微薄，地位就低下，所以那些儒生都替他们吹捧。以上这四种辅助势力，是邪恶的官吏用以掩饰自己罪行的工具。重人不能出于对君主负责去推荐他们的仇人，君主也不可能超越那四种势力的包围圈来洞察臣下的违法行为，所以，君主受蒙蔽越来越深，而重人的势力越来越大。

【原文】

凡当涂者之于人主也，希不信爱也，又且习故。若夫即主心，同乎好恶，固其所自进也。官爵贵重，朋党又众，而一国为之讼。则法术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爱之亲，习故之泽也，又将以法术之言矫人主阿辟之心，是与人主相反也。处势卑贱，无党孤特。夫以疏远与近爱信争，其数不胜也；以新旅与习故争，其数不胜也；以反主意与同好恶争，其数不胜也；以轻贱与贵重争，其数不胜也；以一口与一国争，其数不胜也。法术之士操五不胜之势，以岁数而又不得见；当涂之人乘五胜之资，而旦暮独说于前。做法术之士奚道得进，而人主奚时得悟乎？故资必不胜而势不两存，法术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过诬者，以公法而诛之；其不可被以罪过者，以私剑而穷之。是明法术而逆主上者。不僂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矣。朋党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于重人矣。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贵之；其不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权重之。是以弊主上而趋于私门者，不显于官爵，必重于外权矣。今人主不合参验而行诛，不待见功而爵禄，故法术之士安能蒙死亡而进其说？奸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门益尊。

【译文】

对于君主来说，大凡重人，很少不受信任和宠爱的，又况且是亲信和老友。至于逢迎君主的心意，投合君主的好恶，这本来是他们得以进身的途径。重人爵位高，权力大，私党多，因而一国之内依附他们的官吏无不为他们歌功颂德。可是法术之士想要求得君主的任用，那就很难了。君主跟法术之士既没有像对重人那种信任和宠爱的亲近关系，又没有像对亲信和老友那种深恩重惠，相反

却又要用法治的主张纠正君主迎合邪恶行为的心理,这与君主的心意是相违背的。法术之士所处的社会地位低贱,势单力薄。凭着与君主疏远的关系跟君主所亲近、宠爱、信任的人相争,按常理说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凭着新客的身份跟君主的亲信和老友相争,按常理说也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凭违背君主心意的行动跟投合君主好恶的人相争,按常理说也还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凭低贱的地位跟地位高贵的人相争,按常理说也还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凭一个人的力量跟全国的官吏相争,按常理说同样还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法术之士被五不胜的情势所限制,又常年不能面见君主;而重人仗恃着五胜的条件,又能从早到晚单独到君主面前进谗言。法术之士通过什么门径能得到君主的任用,君主到何时才能醒悟过来呢?凭借的条件必然不能取胜,而又与重人势不两立,法术之士怎么能没有危险呢?其中能够捏造罪名陷害的,就借国家的法令来公开杀害他们,其中不能强加罪名的,就指使刺客暗杀他们。这样,阐扬法治主张而违背君主心意的法术之士,不是被官吏公开杀害,就必定死在刺客的手里。那些互相勾结来蒙蔽君主、用颠倒是非的言论谋取私利的人,必定被重人信任。所以其中能用有功为借口的,就封官加爵,使他们地位更高;其中没有什么好名义能用来作为借口的,就依靠其他诸侯的势力,使他们在国内的地位重要起来。因此那些蒙骗君主而投靠重人的人,不是在官职爵位上显赫,就必定靠国外势力取得重要地位。如今君主不等将情况弄清就处人死刑,没等做出功绩就授给爵位、俸禄,所以法术之士怎么能冒着生命危险去进献他们的治国学说?重人怎么肯正当得利的时候而自动辞去官职呢?因此,必然使君主的地位越来越下降,豪门贵族的地位逐渐上升。

【原文】

夫越虽国富兵强,中国之主皆知无益于己也,曰:“非吾所得制也。”今有国者虽地广人众,然而人主壅蔽,大臣专权,是国为越也。智不类越,而不智不类其国,不察其类者也。人之所以谓齐亡者,非地与城亡也,吕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谓晋亡者,亦非地与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专之也。今大臣执柄独断,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与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与亡国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袭迹于齐、晋,欲国安存,不可得也。

【译 文】

越国虽然国富兵强,但是中原地带各诸侯国的君主都知道它的强盛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说:“越国不是我能控制的国家。”现在,一国的统治者虽然有广大的土地,众多的人口,但是由于君主受蒙蔽,重人独揽大权,这就把自己的国家变成同样不能控制的越国了。他们只知道自己的国家跟越国不相同,却不了解他们的国家已经跟以前能够控制时的国家不同了,这是不懂得不能控制的越国,与不能控制自己的国家是同类情况的道理啊!人们评论齐国灭亡的根据,不是说土地和城镇不存在了,而是指吕氏失去了统治国家的权力而被田氏取代了。评论晋国灭亡的根据,也不是说土地和城镇不存在了,而是指姬氏失去统治国家的权力而被六卿独揽。现在,重人执掌大权,独断专行,可是君主却不知道把权力收回,集中在自己手里,这说明君主太不英明了。跟病死的人患同样的疾病,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活下去的;跟灭亡了的国家有同样情况,这样的国家是不能存在下去的。假如沿着齐国、晋国的老路走下去,想要使国家安然存在,那是不可能的。

【原 文】

凡法术之难行也,不独万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于人有所智而听之,因与左右论其言,是与愚人论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贤也,人主于人有所贤而礼之,因与左右论其行,是与不肖论贤也。智者决策于愚人,贤上程行于不肖,则贤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论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洁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辩进业。其修士不能以货赂事人,恃其精洁而更不能以枉法为治,则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听请谒矣。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货赂不至,则精辩之功息,而毁诬之言起矣。治辩之功制于近习,精洁之行决于毁誉,则修智之吏废,则人主之明塞矣。不以功伐决智行,不以参伍审罪过,而听左右近习之言,则无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处官矣。

【译 文】

大凡法术的难以推行,不只是大国,就是小国也一样。君主身边的侍从不一定有什么智慧,君主听了被人们认为有智慧人的意见,继而便跟身边的侍从评论他们的意见,这是跟愚蠢的人评论有智慧的人;君主身边的侍从不一定品德高尚,君主尊重被人们认为

品德高尚的人,继而便与品德不好的人评论他们的行为,这是跟不贤者评论贤者。有智慧的人提出的策略要由愚蠢的人来决定取舍,品德高尚的人的行为要由品德不好的人来评定高低,那么有智慧和品德高尚的人就会因此感到耻辱,君主做出的结论也就必然荒谬绝伦了。想要得到官职的人中,那些修身之士将要用纯正廉洁坚守自身的品节,那些智谋之士将要靠尽职尽责来推进政业。他们不能拿财物奉承人,他们坚持纯正廉洁的品德和尽职尽责的精神,更不可能用歪曲法律的手段治理国家,修身之士和智谋之士不会去为君主身边的侍从效力,不会接受别人私下的请求。君主身边的侍从,品行不像伯夷那样高尚,一旦寻找不到替他们效力的人,财物又弄不到手,那么,不但修身之士和智谋之士靠纯正廉洁和尽职尽责建立起来的功业会被他们扼杀,而且还会兴起诽谤和诬陷的言论来。法术之士尽职尽责取得功绩被君主的亲信抹杀,纯正廉洁的品行要由亲信的诋毁或赞誉来决定,这样,纯正廉洁和尽职尽责的官吏就会失去作用,君主的圣明就会被阻塞了。不按照功绩评定人的智谋和品德,不经过验证核实就定人的罪行,只听身边的侍从和亲信的谗言,那么没有才能的人就会在朝中任职,是非不分、欺诈贪贿的官吏就占满职位了。

【原文】

万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相与异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是以国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势而臣得国,主更称蕃臣,而相室剖符。此人臣之所以谄主便私也。故当世之重臣,主变势而得固宠者,十无二三。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当死亡也。智士者远见而畏于死亡,必不从重人矣;贤士者修廉而羞与奸臣欺其主,必不从重臣矣。是当涂者之徒属,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污而不避奸者也。大臣挟愚污之人,上与之欺主,下与之收利侵渔,朋党比周,相与一口,惑主败法,以乱士民,使国家危削,主上劳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于上,臣有大罪于下,索国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译 文】

大国的祸患,是执政大臣过于受重用;小国的祸患,是身边侍从过于受宠信;这是诸侯国君主共同招致祸患的原因。况且臣下犯有大罪过,是因为君主有大的过失,臣下和君主之间的利害是相互对立的。根据什么这样说呢?我认为:君主的利益在于让有真实才能的人担任官职,而臣下的利益在于本来没有才能还想要得到职位;君主的利益在于把爵禄授给有功劳的人,而臣下的利益在于本来没有功劳还想要得到富贵;君主的利益在于让豪杰之士发挥出才能,而臣下的利益在于结党营私。因此国家土地被削减而权臣贵族却富裕起来了,君主的地位下降而执政大臣的地位却高起来了。所以说,君主如果丧失了权力和地位,臣下就会窃夺国家政权,如果君主变到属臣的地位,丞相就会取代君主。这就是权臣靠欺诈君主图谋私利的原因。所以当代的执政大臣,一旦君主的权力和地位改变了,他们能够仍然受宠信的,十个当中连两三个都不会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权臣的罪过太大啊。权臣中犯有重罪的,他们的行为是欺骗君主,依据他们的罪恶应当处以死刑。聪明的人见识远大,恐怕受牵连被判死罪,一定不能跟随重人去干欺骗君主的勾当;有道德的人品行高尚廉洁,认为跟邪恶官吏欺骗君主是耻辱,也一定不会追随重人去干欺骗君主的勾当。由此可知,重人的党羽不是愚蠢到不知道欺骗君主会招致祸患的人,就是卑污到冒死作恶的亡命徒。重人控制着这些人,同他们一道,对上欺蒙君主,对下搜掠民财,相互勾结,串通一气,连惑君主破坏法令,扰乱百姓,致使国家危难,国土被削减,君主遭受劳苦和屈辱,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过啊!臣下犯大罪的时候,君主不加禁止,这是做君主的最大的过失啊!假使在上的君主有重大的过失,在下的臣子有重大的罪过,要想求得国家不亡是不可能的。

说 林 上

【原文】

汤以伐桀，而恐天下言己为贪也，因乃让天下于务光。而恐务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说务光曰：“汤杀君而欲传恶声于子，故让天下于子。”务光因自投于河。

【译文】

商汤已经诛灭夏桀，恐怕天下人说自己伐桀是贪利，于是就把天下让给务光。但是又怕务光真的接受，就派人劝说务光：“商汤杀了君主夏桀是想把这不好的名声转嫁给你，所以才把天下让给你。”务光便投河自杀了。

【原文】

秦武王令甘茂择所欲为于仆与行事。孟卯曰：“公不如为仆。公所长者，使也。公虽为仆，王犹使之于公也。公佩仆玺而为行事，是兼官也。”

【译文】

秦武王让甘茂在太仆和行事两个官职中选择自己所想做的一个官。孟卯说：“您不如做太仆。您所擅长的，是做使者。您虽然做了太仆，秦武王还会把使臣的职事交给您。您佩带太仆的官印还做行事的事情，这是兼有两个官职呀。”

【原文】

子圉见孔子于宋太宰。孔子出，子圉人，请问客。太宰曰：“吾已见孔子，则视子犹蚤虱之细者也。吾今见之于君。”子圉恐孔子贵于君也，因谓太宰曰：“君已见孔子，亦将视子犹蚤虱也。”太宰因弗复见也。

【译文】

子圉把孔子引见给宋国的太宰。孔子从太宰的宅中出来，子圉送走孔子后又走进来，问刚才接见的客人怎么样。太宰说：“我已见过孔子，再看您就像跳蚤虱子一样的微小了。我现在就要引他去拜见宋国君主。”子圉恐怕孔子被宋君看重，于是就对太宰说：